

自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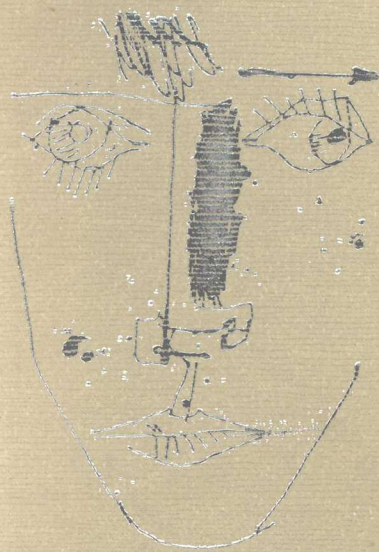


双浆文丛

中国当代小说名作名评

刘玉堂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1247.8

173

双桨文丛·中国当代小说名作名评

自家人

刘玉堂 著

刘玉堂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双桨文丛·中国当代小说名作名评

自 家 人

刘玉堂 著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4插页 250千字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80551-959-5

I·195 定价：16.00元

双浆文丛·中国当代小说名作名评

《双浆文丛·中国当代小说名作名评》

编辑、出版委员会

编辑委员会：周介人 宋遂良 李洁非

出版工作委员会：

主任：钱海骅

副主任：陈学振 张立升 王为珍

委员：徐世典 孙宝林 韩春

虞静 梁济生

上海出版集团



作者简介

刘玉堂，一九四八年生于山东沂源，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一九六八年参军，历任文书、报道员、新闻干事等职。一九八二年转业至家乡沂蒙山，任县广播局编辑部主任。一九八八年调《山东文学》社，历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一九九一年底调山东作协创作室任副主任至今，是中国作协会员、山东作协理事。

刘玉堂自一九七一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发表作品三百多万字。出版有小说集《钓鱼台纪事》《温柔之乡》《人走形势》《你无法真实》《福地》《刘玉堂幽默小说精选》，随笔集《玉堂闲话》等十几种。曾获山东泰山文艺奖、上海优秀长中篇小说奖、山东优秀图书奖及《中国作家》、《上海文学》等近三十次省以上刊物优秀作品奖。

序

◎宋遂良

刘玉堂的头上现在戴着评论家们赠给他的三顶桂冠：“赵树理的传人”，“新乡土小说代表作家”和“民间歌手”。这个可以合三而一的评价都和“文革”有关。在“文革”以前和以后的三四十年里，善良勤奋的中国作家寻寻觅觅求求索索想要找到的那种恰切描绘庄严、苦难、丰富、辛酸得有些喜剧色彩的当代农村生活的审美视角和叙述话语，被刘玉堂发现了，找到了——这就是包容了多元价值判断的民间风格。

刘玉堂笔下的农村是贫困而落后的“温柔之乡”，他常常给予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以深情的抚慰和道义的补偿。人类的历史是以一个“世纪”为单位的，而人的一生却只有几十年。有时历史只是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弯，而成千上万适逢其会的人却正好被弯进去了，历史弯过了可以马上正过来大步前进，人却可能遗憾一生。因此文学对历史上的人多采取宽容的态度，这也是刘玉堂的态度。

有些历史上的是非是流动着的是非，要拉

开一段距离才能看清楚。拉不开距离的一些历史是非，是政治家不便讲明，历史学家难以讲清的，而文学家用他创造的形象和意境却能把我们带进一个情感的氛围里去做出近似的判断，老百姓的一声与人为善的公道，便能奇迹般地化解许多历史的恩怨，有憎有爱却又是不计旧恶的。刘玉堂的小说，便常有这种奇妙的情感效应。他对于“老三届”，对于“最后一个生产队”等历史事件的咏叹，既不是悲歌，也不是赞歌，酸酸楚楚，清清淡淡又沉沉甸甸的，是一声“却道天凉好个秋”后的会心感喟。陈思和同志把玉堂小说的这种特点归纳为“表现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如何在民间日常生活中流走，民间的日常生活如何吸收与消化这些话语，这些话语在日常生活中就变成可操作，可咏可叹的程序”，是非常准确的。“流走”、“消化”、“操作”和“可咏可叹”的力量，就来自于民间的伦理，地域的亲合力，和普通百姓的智慧与淳朴。

玉堂的话语世界是一方奇特的、轻松的、机智的、充满人情韵味的艺术天地。他总是面带微笑地去描绘农民的善良和执著，欲盖弥彰地表现他们的弱点，他们小心翼翼地接近“公家人”，歪打正着地去理解政策，骂一句“汉奸”的同时又赞赏一句“这小子真行”。再严肃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也被包围在玉堂式的“民间话语”中而被流走。读者喜爱刘玉堂的小说，就在于他作品中蕴含着的这种避重就轻又举重若轻的幽默和智慧。

目 录

作 品

- 编织生活 (3)
- 自家人 (34)
- 乡村情结 (61)
- 温暖的冬天 (101)
- 本乡本土 (146)
- 乱世英雄 (199)
- 浪漫旅途 (240)

评 论

- 民间的温馨
——刘玉堂的“沂蒙山系列”
..... 陈思和 (267)
- 民间的魅力与生命
——评刘玉堂的小说创作
..... 段崇轩 (275)
- 幽默：沂蒙文化和文体风格
——读刘玉堂的“钓鱼台系列小说”
..... 王万森 (284)
- 沂蒙文化的民间竖琴声
..... 魏建 贾振勇 (293)
- 温柔之乡的歌手
——刘玉堂作品讨论会纪要 ... (303)



作

品

编 织 生 活

不是跟你吹牛，我们县里乡镇一级的通讯报道员还是我在那里的时候倡议配备的。八十年代初，我在县广播站负了点小责，作为新官上任三把火之一火，就办了这件事。此前，广播站连个通讯报道员也没有，一办节目不是放县里开大会的录音，就是读《人民日报》社论，再不就各部委办局的简报读一读，没个新闻单位的样子。针对这种情况，我即向局里建议，办个通讯员培训班，讲讲课，实实习，再考考试，有不错的就聘为专职报道员，一个乡镇配一个，把那个通讯员队伍建起来。局长挺高兴，亲自确定人选，还与劳动局联合下了个红头文件，给他们争取了个计划外临时工，尔后又到各乡镇跑了跑，协商了一下他们的待遇问题。正好那段时间乡镇一级面临着换届选举，各乡镇也想鼓吹一下自己的成绩，都答应得很痛快。他们的待遇是这样，乡里每月补贴他们二十块钱，站上再规定一个定额，尔后根

据完成定额的情况发给他们稿费。稿费不多，一条消息一至三块，一篇小通讯三至五块。一般报道员每月即可有四十来块钱的收入。他们本身都是农民，又不耽误种地，每月有这些收入还算说得过去。报道员们也挺高兴，回去时间不长，来稿骤增，稿源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可时间一长，问题来了。一是不能专职专用。有好几个乡镇拿他们当了公务员使唤，整天让他们扫地擦桌子、打水夹报纸，还经常让他们参加各种各样的工作队或计划生育小分队，下去抓个超生妇女什么的。有一个乡长的老婆生孩子，还让通讯员去伺候月子，他说是通信员嘛，不干这个干什么？你跟他说是通讯员呢，他说那还不是差不多？什么员也得围绕着中心开展工作。二是有些乡镇工资不兑现。我后来了解到像这种计划外临时工，每个乡镇都有一大堆，所有县局下面的腿儿，比方供电站、水利站、种子站、计生站、文化站什么的，全是。他那个乡的经济情况再不好，就是二十块钱的工资也难以兑现。三是个别通讯报道员，以本站特约记者自居，去人家饭馆里名曰采访实则胡吹海唠，完了吃饭不缴钱，像苟泉乡的报道员李金锁便是。

李金锁这人属于农村里面的小秀才之一类，留着小分头儿，穿着没有里子的那种单片儿的小西服，说起话来女声女气，永远背着个黄挎包，里面就装着各种刊授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采访本及我们站上发的那个特约记者证。办培训班的时候，我就发现该同志听课特别认真，也特别能记录，你随便说句什么话他都要记下来。比方我讲课的时候曾提到，你若采访地位比你高的人，要让他觉得你的地位比他还高；如果采访地位比你低的人，就让他觉得你的地位比他还低。他都原原本本地记下来，完了就照此办理。他后来采访的时候表现得跟县级干部似的牛皮烘烘，完了还要吃要喝，让人家告到了广播局，

说是你们不是给我们配了个通讯员呀，纯是个老爷呀！局长找他谈谈的时候，他就拿出他的记录给局长看。

李金锁说话女声女气，他学我们那个外号“播音晚了”的女播音员，算得上一绝。那个女同志每次节目结束说“播音完了”的时候，她就说“播音晚了”。沂蒙山味儿的半调子普通话就这么个说法，改也改不过来。我们站的女播音员就她自己，大概在吕剧团呆过一段的缘故，还常常把自己当成A角儿，动不动就拿不上班要挟人。你知道我们所有台站的播音员都是一男一女你一段我一段地对播的，如果只一个播音员在那里没完没了地念，也确实怪单调。她这一套就很是能拿人。因此上，一般情况下大伙儿都让着她，比方她爱贪点小便宜，分鱼或分苹果的时候净拣大的或好的挑了，就让她挑去；她平时没什么礼貌，连个好听一点的话也不会说，哪句难听说哪一句了，就让她说去。有一次她又拿不上班吓唬我而别的同志也建议我再不能搞“绥靖政策”了的时候，我即将李金锁借来顶替她。哎，效果还出奇地好，几乎所有听众都没听出有什么变化，吓得那女播音员赶紧乖乖地上班了。也因为他有这个特长，他乡里告他并要我们解聘他的时候，我们没听。

他唱歌也是专唱女声才唱的歌曲，还无来由地激动。那次培训班结束会餐的时候，他唱了一个叫《金梭和银梭》的歌，里面有几句词儿是这样：太阳太阳，像一把金梭；月亮月亮，像一把银梭；交给你，也交给我，看谁编织出幸福的生活……就那么一首唱起来怪欢快的歌儿竟激动得他热泪盈眶，显得有点神经质。

那次培训班我还发现，这帮通讯员，绝大多数并不真的喜欢新闻写作，而是热衷于文学创作。你让他拿出先前写的东西看看的时候，他们就掏出些诗歌、散文、小说之类给你看。这种心情我也能理解，越是贫困地区的农村青年就越爱文学，而

向往文学又找不着突破口，与写作有关的事情就那么将就着干了。李金锁也是。我曾看过他写的一篇小说，说的是两个青年谈恋爱，女的是下乡知青，男的是回乡知青，两人一起劳动，一起去“三线”厂里看电影，并于棉田里将结婚之后才能办的事情都办了，那男的寻思，这回生米做成了熟饭可跑不了了，不曾想那女知青一回城，照样不啰嗦儿他了。里面有些细节还挺感人，比方两人约会的时候，成群的蚊子在四周肆虐，咬得那女青年心情烦躁，那男的就脱了光膀，说是让它们咬我吧！待下一次约会的时候，他就带了一根熏蚊绳，火是什么火，烟是什么烟，四周是什么样的景致，他们是多么样的幸福！但他将那女的说得太玄乎，比李铁梅还要美，比大学生还有水平，她的父亲又是什么样的高干。这样有背景、有水平的人，连个工农兵大学生也没当上？怎么回城之后只当了个纺织女工？生编硬造的痕迹太重，某些细节也写得太粗俗，再夹杂着几个错别字什么的，看上去特别煽情，跟那几年流行的些手抄本似的。他还告诉我全是真事儿呢！我后来就知道，那女青年的父亲根本不是什么高干，而是陶瓷厂一个老实巴脚的工人，她本人也美不到哪里去，算中等人儿吧；特别她说起话来那个博山腔，一见面就管我叫大锅（哥），让人一听就没文化。当然，她后来的经历也值得同情，他本人也向我解释，小说嘛，编织生活嘛，展开想象的翅膀嘛，嗯。——此是后话。

李金锁所在的苟泉乡经济情况很一般，连同他跟乡里的干部关系一般化，他的工资不给他兑现了，他也不到乡里上班了，但报道员还干着。他开始走村串乡地收酒瓶子。他利用收酒瓶子的机会，发挥他特别能记录的特长，抄人家黑板报上的那些好人好事儿。我说过我们沂蒙山人是愚忠而不是愚昧，经济落后但思想先进，水平不高但有文化，再穷再偏僻的村它也有黑板报，而且大都能定期出，每期也都有那么一两条好人好

事。他就抄。抄完了就寄过来完成他的定额。我也知道他那些稿子都是从人家黑板报上抄的，未经采访，但没给他点破。县一级的广播站还能要求多高！加之他抄的那些东西里面还是有点干货，稍加编辑也不是不可以用；另外我私下还将他当作秘密武器，以防那个女播音员再次拿不上班吓唬我，也就不想使他过分尴尬。

可他抄着抄着，出问题了。我们县里有一棵上千年的银杏树，此前一直半死不活，从来没开过花结过果，这年不知怎么，它神使鬼差，一下子老树开新花，果实满枝头。李金锁在人家黑板报上看到这条消息，遂抄下来寄过来了。那时刚下过雨，刊载那条消息的黑板报让雨水给冲过，有几处字迹看不清了，他即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村的农民关心爱护的结果。这稿子播出的当天晚上，我们县的县长从小喇叭里听到这条消息，当即就抄起电话将我们局长训了一通，说那棵银杏树是头年县里跟上级文物管理部门要了五千块钱，对其进行了维护保养，并在它附近移栽了另一棵银杏树，这才开花结果的，什么××村的农民关心爱护？他不搞破坏就算他有觉悟！还本站消息呢，干脆叫本站谣言好了。完了就要我们写检查，并要对那稿子的作者进行处分。局长诚惶诚恐，当晚即将李金锁叫来了，让他将采访的过程说清楚。我那天因为什么事儿来着没上班，第二天早晨五六点钟我还没起床，他就窜到了我家，一进门即呜呜大哭。待问清来由，我才知道他昨晚一夜没睡，一直写检查来着。局长找他谈话的时候，旁边有个人还让他站好，将态度放老实点儿。我即动了恻隐之心，说那可能是县长的酒后之言吧？那回天气预报不准他也让我们写检查来着，天气预报不准也轮不着我们写检查呀，应该气象部门写呀！他也就那么一说，你过后把检查缴上去，他说不定还忘了，再说你一个农民他能怎么处分你？不让你收酒瓶子了？或者不让你种地

了？开玩笑；至于那个让你站好的，是个公务员，一贯狐假虎威的个×，你跟他认什么真？当然了，这件事情你也是有教训可汲取的了……他就说，这个么儿（沂蒙山方言，相当于东西、事情）还真是不能胡咧咧儿哩！以后坚决不鼓捣了。他将检查往我这儿一缴，走了。我上班的时候，局长跟我说起这事儿，我又将上述的意思跟他说了一遍，并说县长若是再问起来，就将他那个检查缴上去，不问就算了。他寻思寻思也是这么个理儿，遂不再追究了。过后那县长确实也就忘了，没再过问。李金锁说坚决不鼓捣了，我以为他说的是不抄黑板报来着，结果是不干报道员了。但他还经常来，了解致富的信息，给我送一些时新的蔬菜及土特产，黄瓜下来了送黄瓜，芋头下来了送芋头。他还四处说我的好话，说我经多见广，关心同志，不像某些人拿着鸡毛当令箭，还让人站好什么的，吓唬咱老百姓。

说话间，十年过去了，十年间是可以发生一点故事的。这期间，我从我家乡的小县城来省城当了作家，而李金锁则于他所在的苟泉乡办了个厂，叫金锁肠衣厂。他这招牌有点小问题，一般不知内情的人往往误认为是造锁的个厂。其实不是，是造肠衣的。好在他们的产品全部外销，并不零售，误会不误会的问题不大。那么什么叫肠衣呢？你吃过香肠或火腿肠吗？电视上经常做广告的？最外边的那层裹着填充物的薄薄的东西就叫肠衣。它是用什么做的呢？一般都是羊肠。别的动物的肠子能不能做不知道，但他的是羊肠。你可不要小瞧这玩艺儿，它在国际市场上还有软黄金之称呢，要上百美元才可以买一公斤的。他这点子想得真是绝！既因地制宜，又不愁销路，投资不大，具体操作起来还不复杂。他来省城邀我参加剪彩仪式的时候，我一听就觉得有戏。我知他这些年收过酒瓶，贩过苹

果，搞过假冒伪劣的果茶及饮料，并让人家狠狠罚了家伙，遂格外关心他产品的质量。他就强调这回可要正儿八经地搞了，不能胡咧咧了，这也符合一般致富的规律是不是？先是以搞假冒伪劣起家，尔后再以质量求效益？其实假冒伪劣都是发财心切而又没有实力的人搞的，咱有实力了，犯不着再搞那一套了。随后即详细讲了他搞肠衣的信息是怎么来的，关系是怎么拉的，厂子是怎么建的。他当然就希望我给他来一篇，并给我定好了题目：《从通讯员到农民企业家》，副标题是李金锁印象，前边当然还要加个破折号，啊。

从他的衣着打扮、言谈举止上，也看得出他跟先前远不是一个概念了。西服是皮尔·卡丹，羊绒衫是鄂尔多斯，BP机是摩托罗拉，大哥大也是四个字的一种品牌，听上去挺高级。正跟我说着话，他那个大哥大响了，他就气指颐使地下指示：那个林税务一定给我请到，纪念品要有，小红包也得给，会标写好了吗？当然是莅临指导了，莅会写吧？一个草头一个位？念L—I—莅，还位呢！……非常地从容不迫。他说话当然还是女声女气，但有内容了。他说，想当初，他去青岛跟外贸部门挂钩，人家问他原材料怎么解决的时候，他跟人家唠唠沂蒙山区好地方、风吹草底见牛羊，还无污染、无公害什么的。人家一听，既然风吹草底见牛羊了，羊肠的问题还难解决吗？遂批了他个定点生产单位。他说，在农村，有个初中文化程度就够了，就可以大有作为了。既能当书记，也能当企业家。没文化呢，脖子梗梗着，四六不通，不懂得信息、管理那一套；文化太高呢，又太专业，与人交往小家子气，不容易跟人搞好关系。又说，当前的形势是好形势，形势好的标志是农民进城、工人下乡，如此一来，整个社会人才流动起来了，经济搞活了，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逐渐消失了，共产主义也就悄悄地临近了。哎，听上去还有点小含金量，挺提情绪。三